

人的一生,越走越歧途越多,如黑夜举着火把,走过油库,充满风险,却浑然不知,偶尔邂逅奇遇,别开生面,那是侥幸,比如拜识刘统老师。

2013年,我有位生意场上的大哥说:本周末,北京三智国学院到上海有个两天的讲座,你不妨听听。那是中国现代史系列讲座,偏重军史,每周一一个周末,两天讲一个单元。这个单元里的事件发生在哪,讲座就设在哪儿。那两天的讲座谈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。

为了开展秘密工作,机关必须设立在租界,国民党难以插手;为了隐蔽身份,领导人必须住豪宅,豪宅必须配好家具,这是“装”的道具,于是负责安全的特科(电视剧里的红队)专门开设了木器家具厂;有行动必须有车,于是特地开办出租车行,既降

低成本,也秘不外泄。精彩!上午听完,下午不走。第二天是行走,先到礼查饭店(现在的中国证券博物馆),三楼拐角311房间是周恩来匿身处。1927年3月21日,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,北伐途中的蒋介石闻讯而惧,暗中密谋,4月12日,利用黑社会,突然大逮捕大屠杀,周恩来险中脱身,藏匿此地。进门后,老师引领我们来到窗前,指着窗外几条岔路,总结道:选择这间房,便于观察四周,一旦有险情,也容易逃脱。我略有感悟,共产党诞生于学者,书生多,但并非都是书呆子,比如周恩来、毛泽东。周恩来穿着西装,邓颖

超穿着旗袍,在此藏匿了40多天,当年这是上海的一流旅馆,才可免于被怀疑与被搜查的可能。哪来那么多钱?又从早期共产党的财务制度管理人剖析。我恍然大悟:非常事业须有非常手段。风平浪静后,周恩来去了汉口,两个月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,失败、撤退,最后散伙,周恩来留在原处躲藏起来。围剿者思路:溃散者一定往外突围,绝对想不到窝守原地,周恩来逆向思维,又躲过了一劫。半年不到,云南南路171号二楼,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,对外招牌:“福兴商号”。周恩来几乎天天来此开会办公。为何选择于此?一墙之隔是天蟾舞台,一步之遥是福州路的红灯区路段,会乐里在斜对面,周边永远车水马龙。楼下是进进出出的生黎医院,在此一切都被稀释,混入人群,隐蔽而不被发现,临难又易于逃脱。

一地鸡毛的历史碎片,经过一针一线,细缝成脉络清晰的一幅幅历史刺绣地图,从中显示出历史的草蛇灰线、历史的合理,历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结论与口号,而是陈芝麻烂谷子的细节。宏大叙事的党史,仿佛发生在昨天的隔壁,那

从什么时候开始寻找“年味儿”的呢?整个正月里,这种浓浓的触感似乎无所不在。它守望在苍茫的原野,接踵于闹市的街巷,融化了冰封的河流,聆听着祈福的钟鸣,在失去和憧憬之间,寻找的脚步从未停歇过。“年味儿”藏在一副副春联里。年少时,我常常围着村里的教书先生看他“灯前小草写桃符”,红底黑字,墨香的余味还在字间流转。至于怎么贴,那也是有讲究的。院子里三人合抱的香樟树上写的是“出门见喜”,灶头两侧写的是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,磐石般的骡槽上写的是“日行千里,夜行八百”,书房的门前种了两株风信子:“花香不在多,室雅何须大”。母亲用面疙瘩熬好一盆糍糊,这些春联有着各自的宿命,靠着面糊的香味托起这个家。

书房被打扫得一尘不染,只有书是旧的。随手翻开一本,《青年文摘》已经追溯到1998年的第3期,封面是一只啄木鸟站在枯墩上张望。在时间长河里,它依旧保持着追寻的姿势。而在其中我还找到一本黄易的《覆雨翻云》,粗糙的纸张已经微微发黄,散发着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。

整个春节,我逢“集”必赶。如果说老宅的年味儿是“静”,那集市一定是热闹非凡的“动”:那一擦擦五彩的孔明灯,我想起祖父给我讲的故事,从救赎到祈福,一盏灯就是一个遥远的梦。穿过五彩缤纷的果糖铺和油滋滋的煎包铺,鱼市和肉市里熙熙攘攘。这才是过年的样子,半头羊用铁钩挂着,一块猪后腿荡来荡去,屠夫叼着烟,满脸笑意,左手一把锋利的剔骨刀,右手是锃亮的磨刀棒,你只消用手一指,他左右手“噌噌噌”三声,刀锋轻轻一划,一块肥瘦相间的鲜肉就垂落下来。再往里,是散落的农贸市场,这里多数是邻近的村民,叫卖着自己种的白菜、萝卜、土豆等,也有一顶顶鲜嫩的蘑菇,像层峦叠嶂的云。

在寻找之旅中,鞭炮是诸多年味儿的“前奏”。饭前要放鞭炮,这是寓意,谁家的炮响的时间最长,就说明这户人家来年最兴旺。我多数是爬上河边的杨树,将长长的炮尾挂在树杈上,再拖着炮腰下来,点上一根烟,弹落燃尽的烟灰,烟头往引火线一送,转过身,身后就传来“噼里啪啦”的欢快声……

饭后,叔父们去打牌,姨娘们和面生火,我们也自有去处——打陀螺。村子正中有个大鱼塘,每年冬天都会结上一层厚厚的冰,引来了不少大人小孩在上面滑冰、打陀螺。小时候,我还曾掉进冰窟窿里,那天也是除夕,我穿了崭新的棉袄,怕挨打,不敢回家。跑到骡圈里,祖父引了一堆柴火,帮我烤了一下午。

冰面在阳光下晶莹剔透,这是另一种“年味儿”:清冽、梦幻。小鞭子只要轻轻一挥,旋转的陀螺就创造出新的世界来,倒映的村落时而聚散,时而交融,在一朵朵“陀螺花”中绽放、收拢。

归途中这种寻找渐行渐远了。绿皮火车的车厢里嘈杂而温馨,交织的平原方言还剩下异常亲切的“余味”。“咣咣当当”地漂泊一夜,火车很慢,站台很多,人生且短。过了南京,黎明隐隐到在,透过雾蒙蒙的车窗,峻岭、河流以及广袤的梯田穿梭或者静止,这样的场景像一帧帧时光的剪影,生生不息,缓缓流逝。

故乡在后,梦想在前。像那只在时间的长河里张望的啄木鸟,在集市里年复一年的果糖铺子,在冰面上旋转的陀螺,它们散发着十足的“年味儿”,宁静、祥和、安康。

# 刘统老师嘴里的党史

李大伟

超穿着旗袍,在此藏匿了40多天,当年这是上海的一流旅馆,才可免于被怀疑与被搜查的可能。哪来那么多钱?又从早期共产党的财务制度管理人剖析。我恍然大悟:非常事业须有非常手段。风平浪静后,周恩来去了汉口,两个月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,失败、撤退,最后散伙,周恩来留在原处躲藏起来。围剿者思路:溃散者一定往外突围,绝对想不到窝守原地,周恩来逆向思维,又躲过了一劫。半年不到,云南南路171号二楼,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,对外招牌:“福兴商号”。周恩来几乎天天来此开会办公。为何选择于此?一墙之隔是天蟾舞台,一步之遥是福州路的红灯区路段,会乐里在斜对面,周边永远车水马龙。楼下是进进出出的生黎医院,在此一切都被稀释,混入人群,隐蔽而不被发现,临难又易于逃脱。

一地鸡毛的历史碎片,经过一针一线,细缝成脉络清晰的一幅幅历史刺绣地图,从中显示出历史的草蛇灰线、历史的合理,历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结论与口号,而是陈芝麻烂谷子的细节。宏大叙事的党史,仿佛发生在昨天的隔壁,那

从什么时候开始寻找“年味儿”的呢?整个正月里,这种浓浓的触感似乎无所不在。它守望在苍茫的原野,接踵于闹市的街巷,融化了冰封的河流,聆听着祈福的钟鸣,在失去和憧憬之间,寻找的脚步从未停歇过。“年味儿”藏在一副副春联里。年少时,我常常围着村里的教书先生看他“灯前小草写桃符”,红底黑字,墨香的余味还在字间流转。至于怎么贴,那也是有讲究的。院子里三人合抱的香樟树上写的是“出门见喜”,灶头两侧写的是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,磐石般的骡槽上写的是“日行千里,夜行八百”,书房的门前种了两株风信子:“花香不在多,室雅何须大”。母亲用面疙瘩熬好一盆糍糊,这些春联有着各自的宿命,靠着面糊的香味托起这个家。

书房被打扫得一尘不染,只有书是旧的。随手翻开一本,《青年文摘》已经追溯到1998年的第3期,封面是一只啄木鸟站在枯墩上张望。在时间长河里,它依旧保持着追寻的姿势。而在其中我还找到一本黄易的《覆雨翻云》,粗糙的纸张已经微微发黄,散发着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。

整个春节,我逢“集”必赶。如果说老宅的年味儿是“静”,那集市一定是热闹非凡的“动”:那一擦擦五彩的孔明灯,我想起祖父给我讲的故事,从救赎到祈福,一盏灯就是一个遥远的梦。穿过五彩缤纷的果糖铺和油滋滋的煎包铺,鱼市和肉市里熙熙攘攘。这才是过年的样子,半头羊用铁钩挂着,一块猪后腿荡来荡去,屠夫叼着烟,满脸笑意,左手一把锋利的剔骨刀,右手是锃亮的磨刀棒,你只消用手一指,他左右手“噌噌噌”三声,刀锋轻轻一划,一块肥瘦相间的鲜肉就垂落下来。再往里,是散落的农贸市场,这里多数是邻近的村民,叫卖着自己种的白菜、萝卜、土豆等,也有一顶顶鲜嫩的蘑菇,像层峦叠嶂的云。

在寻找之旅中,鞭炮是诸多年味儿的“前奏”。饭前要放鞭炮,这是寓意,谁家的炮响的时间最长,就说明这户人家来年最兴旺。我多数是爬上河边的杨树,将长长的炮尾挂在树杈上,再拖着炮腰下来,点上一根烟,弹落燃尽的烟灰,烟头往引火线一送,转过身,身后就传来“噼里啪啦”的欢快声……

饭后,叔父们去打牌,姨娘们和面生火,我们也自有去处——打陀螺。村子正中有个大鱼塘,每年冬天都会结上一层厚厚的冰,引来了不少大人小孩在上面滑冰、打陀螺。小时候,我还曾掉进冰窟窿里,那天也是除夕,我穿了崭新的棉袄,怕挨打,不敢回家。跑到骡圈里,祖父引了一堆柴火,帮我烤了一下午。

冰面在阳光下晶莹剔透,这是另一种“年味儿”:清冽、梦幻。小鞭子只要轻轻一挥,旋转的陀螺就创造出新的世界来,倒映的村落时而聚散,时而交融,在一朵朵“陀螺花”中绽放、收拢。

归途中这种寻找渐行渐远了。绿皮火车的车厢里嘈杂而温馨,交织的平原方言还剩下异常亲切的“余味”。“咣咣当当”地漂泊一夜,火车很慢,站台很多,人生且短。过了南京,黎明隐隐到在,透过雾蒙蒙的车窗,峻岭、河流以及广袤的梯田穿梭或者静止,这样的场景像一帧帧时光的剪影,生生不息,缓缓流逝。

故乡在后,梦想在前。像那只在时间的长河里张望的啄木鸟,在集市里年复一年的果糖铺子,在冰面上旋转的陀螺,它们散发着十足的“年味儿”,宁静、祥和、安康。

超穿着旗袍,在此藏匿了40多天,当年这是上海的一流旅馆,才可免于被怀疑与被搜查的可能。哪来那么多钱?又从早期共产党的财务制度管理人剖析。我恍然大悟:非常事业须有非常手段。风平浪静后,周恩来去了汉口,两个月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,失败、撤退,最后散伙,周恩来留在原处躲藏起来。围剿者思路:溃散者一定往外突围,绝对想不到窝守原地,周恩来逆向思维,又躲过了一劫。半年不到,云南南路171号二楼,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,对外招牌:“福兴商号”。周恩来几乎天天来此开会办公。为何选择于此?一墙之隔是天蟾舞台,一步之遥是福州路的红灯区路段,会乐里在斜对面,周边永远车水马龙。楼下是进进出出的生黎医院,在此一切都被稀释,混入人群,隐蔽而不被发现,临难又易于逃脱。

一地鸡毛的历史碎片,经过一针一线,细缝成脉络清晰的一幅幅历史刺绣地图,从中显示出历史的草蛇灰线、历史的合理,历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结论与口号,而是陈芝麻烂谷子的细节。宏大叙事的党史,仿佛发生在昨天的隔壁,那

从什么时候开始寻找“年味儿”的呢?整个正月里,这种浓浓的触感似乎无所不在。它守望在苍茫的原野,接踵于闹市的街巷,融化了冰封的河流,聆听着祈福的钟鸣,在失去和憧憬之间,寻找的脚步从未停歇过。“年味儿”藏在一副副春联里。年少时,我常常围着村里的教书先生看他“灯前小草写桃符”,红底黑字,墨香的余味还在字间流转。至于怎么贴,那也是有讲究的。院子里三人合抱的香樟树上写的是“出门见喜”,灶头两侧写的是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,磐石般的骡槽上写的是“日行千里,夜行八百”,书房的门前种了两株风信子:“花香不在多,室雅何须大”。母亲用面疙瘩熬好一盆糍糊,这些春联有着各自的宿命,靠着面糊的香味托起这个家。

书房被打扫得一尘不染,只有书是旧的。随手翻开一本,《青年文摘》已经追溯到1998年的第3期,封面是一只啄木鸟站在枯墩上张望。在时间长河里,它依旧保持着追寻的姿势。而在其中我还找到一本黄易的《覆雨翻云》,粗糙的纸张已经微微发黄,散发着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。

整个春节,我逢“集”必赶。如果说老宅的年味儿是“静”,那集市一定是热闹非凡的“动”:那一擦擦五彩的孔明灯,我想起祖父给我讲的故事,从救赎到祈福,一盏灯就是一个遥远的梦。穿过五彩缤纷的果糖铺和油滋滋的煎包铺,鱼市和肉市里熙熙攘攘。这才是过年的样子,半头羊用铁钩挂着,一块猪后腿荡来荡去,屠夫叼着烟,满脸笑意,左手一把锋利的剔骨刀,右手是锃亮的磨刀棒,你只消用手一指,他左右手“噌噌噌”三声,刀锋轻轻一划,一块肥瘦相间的鲜肉就垂落下来。再往里,是散落的农贸市场,这里多数是邻近的村民,叫卖着自己种的白菜、萝卜、土豆等,也有一顶顶鲜嫩的蘑菇,像层峦叠嶂的云。

在寻找之旅中,鞭炮是诸多年味儿的“前奏”。饭前要放鞭炮,这是寓意,谁家的炮响的时间最长,就说明这户人家来年最兴旺。我多数是爬上河边的杨树,将长长的炮尾挂在树杈上,再拖着炮腰下来,点上一根烟,弹落燃尽的烟灰,烟头往引火线一送,转过身,身后就传来“噼里啪啦”的欢快声……

饭后,叔父们去打牌,姨娘们和面生火,我们也自有去处——打陀螺。村子正中有个大鱼塘,每年冬天都会结上一层厚厚的冰,引来了不少大人小孩在上面滑冰、打陀螺。小时候,我还曾掉进冰窟窿里,那天也是除夕,我穿了崭新的棉袄,怕挨打,不敢回家。跑到骡圈里,祖父引了一堆柴火,帮我烤了一下午。

冰面在阳光下晶莹剔透,这是另一种“年味儿”:清冽、梦幻。小鞭子只要轻轻一挥,旋转的陀螺就创造出新的世界来,倒映的村落时而聚散,时而交融,在一朵朵“陀螺花”中绽放、收拢。

归途中这种寻找渐行渐远了。绿皮火车的车厢里嘈杂而温馨,交织的平原方言还剩下异常亲切的“余味”。“咣咣当当”地漂泊一夜,火车很慢,站台很多,人生且短。过了南京,黎明隐隐到在,透过雾蒙蒙的车窗,峻岭、河流以及广袤的梯田穿梭或者静止,这样的场景像一帧帧时光的剪影,生生不息,缓缓流逝。

故乡在后,梦想在前。像那只在时间的长河里张望的啄木鸟,在集市里年复一年的果糖铺子,在冰面上旋转的陀螺,它们散发着十足的“年味儿”,宁静、祥和、安康。

刚进办公室,手机就响了,来电人是崽崽。分开几分钟,孩子就打来电话,何事?孩子自幼与我亲密无间,可也是十岁的人了。若非急事,肯定不会打来电话。想到这里,我内心一紧。

电话接通了,孩子的声音有些急促:“爸爸,我语文书和尺子落在家里了,请快点给我送过来,上课要用呢!”

这冒失小鬼,上次没带作业,在学校急得团团转,让我送去没被挨批,怎么就不长记性。在准备答应送过去时,我想起了上次送作业的事。事后我也曾反复提醒叮嘱孩子,要养成好习惯,做事别拖拉,别留尾巴。想到这,已到嘴

么亲切,历历在目。这需要“发现”的敏锐,烂熟于心的功力。凭我江湖直觉,绝非书斋人物。

因为太生动了,怕是中文师的演绎,我开始关注老师,才知他叫刘统,“文革”后首批硕士,求学于山东大学历史系王仲萃教授门下,那时山东大学以文史闻名天下,王仲萃是山东大学历史系八大教授之一。他毕业后又考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的谭其骧门下读博士,里根总统访华,中方送给他的礼物,就是谭其骧主编的八卷本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,谭其骧领衔的历史地理研究,是国内的喜马拉雅,谭先生是山大王,一夫当关,万人比肩。

毕业后,刘老师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,参加百科全军事条目

的编写,在此他发现了军科院的图书馆堆满了共产党的原始军事资料,他敏锐地认为这里可能孕育新的领域,于是花了十五年,天天在图书馆,白天查资料,抄资料,晚上整理资料,一个个细节死磕,从此转入共产党军事史研究。2004年他退役,进入交通大学新筹建的历史系,开始更自由地研究,不断到各地现场,将军科院发现的资料一一坐实。

刘老师开讲座后,我就在三智成为他的学生。每个月末去听刘老师讲共产党的成长史。他带着我们重走长征路,一站一站走。秋收起义失败后,教师出身的毛委员收拢部队,到达三湾前夕,这支农民与矿工组成的起义部队,不断有人开小差,黄永胜那时还是个小兵,晚上有人劝他逃,他在回忆录里说:他们都是江西湖南的,翻过山就到家。我是湖北的,翻山越岭,不知在哪里就被人劫了杀了,所

以只能跟着走,想不到后来成为上将,解放军总参谋长。翻过四川的雪山,终于走出甘南的草地,冲破天险腊子口,来到长征重要一站哈达铺——富饶的当归集散地,有些战士偷偷留下来,成了地主婆招女婿,刘统老师惋惜地说:都走了两万五千里,再走几步就到了陕北,却做了招女婿,什么眼光?猪八戒的想法。但坚持走到陕北的,都是精华。带队

伍就像搓面筋,挤掉的是粉,留下的是筋。一年半的课程结束了,但大部分同学不散,组个群,叫“未了群”,刘老师也喜欢热闹,这是清高的知识分子不屑的。

每年刘老师选一条线路,带着我们继续走,白天行走,晚上喝酒,解答提问。我们去过临夏马家军老巢,去过西路军最后决战地的旧乡镇,还去过张国焘另立“中央”的卓木碉会议原址,刘老师热情上前与老喇嘛打招呼:我们重走长征路来了。

我们去过福建长汀。瞿秋白在此被捕后,当年听过他宣讲的国民党第36师师长宋希濂钦佩他,特地给他安排了带小院的独立宅子,在此可看书读报、画花刻章,宋要求营长团每天轮流陪他喝酒,来访者纷纷求字、求画,捎带刻章。宋希濂还让他的医务官给他看病,医务官为瞿秋白的人品与坚强不屈所感动,蒋介石见瞿秋白坚贞不屈,决定

待不足和错误上,习惯于批评甚至责骂,出发点是让她吃一鳖长一智,忽略了些磕磕碰碰乃人生常态,适当吃亏碰壁更利于飞得更高更精彩。结果发现效果往往不佳,甚至有些适得其反,依赖性强,习惯于爸爸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遇事无主见,习惯于爸爸拿主意,甚至盲从爸爸意见。排斥反感外界批评意见,哪怕批评意见非常中肯。失败找理由,借口,不知反思反省自己,错的总是别人……在送与不送的关键时刻,理智战胜了情感,我终于狠了一回,我明显感觉到了孩子的失望。我是那么爱孩子,但为了孩子更好成长,我必须做回歹人,让她

好好长个记性。我别无选择,虽然内心有无限不忍。孩子回家后,兴冲冲地告诉我,她与同桌共用了语文书,向同学借用了三角尺,并没有挨老师批评。看来是我想多了,低估了她批评应变能力。我决定好好和孩子谈谈心。我告诉孩子不送东西过来的原因和良苦用心。孩子没有生气,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

随后的生活中,我发现孩子变了,依赖性降低了,遇事有见解了,没那么排斥他人的批评了……护犊是人之常情,可如果护得过头过度,就会成为对孩子的溺爱。溺爱是不利于孩子茁壮成长的。有时学会对孩子不良行为狠一点,其实是对她最好的爱。

对孩子“狠”一点 唐定伟

早上,床上,耳根似有滋滋的声音,非常清浅,非常绵远,谛听才能有感觉。起来开门,看见了天空,天空正在落雪。雪花如荠菜的花瓣,小巧灵动,在眼前横着飘拂了几下,最后才落地,一落地就看不见。母亲说,这是赤脚雪,不落脚。中午时分,雪花慢慢变大了,变重了。一个小时后,菜园里的蔬菜顶上落满了雪花。那些走动的狗,脊背上像是驮了块白色的纱布,黑狗变成了白狗。打电话问沪上的同学,市区下雪吧?回答说一样的天空,一样的情景。但只看到过程,看不到结果。我告诉我,我们这里的雪大,因为大,雪就白亮,雪就干净,像少女的眼神,晶莹、明亮。值得看,值得到外面去看。

那阳就心想,最好约好友李先生一起到外面去看雪,比如到海湾去,到芦苇荡里去;也想到了另一位女诗人,也想约了一起,去看看、听听、辨辨,女诗人眼中的雪,有什么不一样?打了两个电话,电话是通的,但没有人接,心里想大概也去看雪了。就此拿了只保温杯,注满茶水,自个儿出门,看雪去。

走了一段金海公路,看见车辙滚过的地方是黑色的,车辙未滚过的地方都是白色的,自是同道,就唤着它跟着我。那狗没有听懂,蹭完后转身,我估计要去呼朋唤友。这时,树枝上传来了麻雀的声音,我抬头望望,狗停下也看了一会儿,汪汪两声,而后急急地向前面奔跑。那脚步十分轻盈,路上却印着梅花印子,凹凸凸凸,

以只能跟着走,想不到后来成为上将,解放军总参谋长。翻过四川的雪山,终于走出甘南的草地,冲破天险腊子口,来到长征重要一站哈达铺——富饶的当归集散地,有些战士偷偷留下来,成了地主婆招女婿,刘统老师惋惜地说:都走了两万五千里,再走几步就到了陕北,却做了招女婿,什么眼光?猪八戒的想法。但坚持走到陕北的,都是精华。带队

伍就像搓面筋,挤掉的是粉,留下的是筋。一年半的课程结束了,但大部分同学不散,组个群,叫“未了群”,刘老师也喜欢热闹,这是清高的知识分子不屑的。

每年刘老师选一条线路,带着我们继续走,白天行走,晚上喝酒,解答提问。我们去过临夏马家军老巢,去过西路军最后决战地的旧乡镇,还去过张国焘另立“中央”的卓木碉会议原址,刘老师热情上前与老喇嘛打招呼:我们重走长征路来了。

我们去过福建长汀。瞿秋白在此被捕后,当年听过他宣讲的国民党第36师师长宋希濂钦佩他,特地给他安排了带小院的独立宅子,在此可看书读报、画花刻章,宋要求营长团每天轮流陪他喝酒,来访者纷纷求字、求画,捎带刻章。宋希濂还让他的医务官给他看病,医务官为瞿秋白的人品与坚强不屈所感动,蒋介石见瞿秋白坚贞不屈,决定

待不足和错误上,习惯于批评甚至责骂,出发点是让她吃一鳖长一智,忽略了些磕磕碰碰乃人生常态,适当吃亏碰壁更利于飞得更高更精彩。结果发现效果往往不佳,甚至有些适得其反,依赖性强,习惯于爸爸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遇事无主见,习惯于爸爸拿主意,甚至盲从爸爸意见。排斥反感外界批评意见,哪怕批评意见非常中肯。失败找理由,借口,不知反思反省自己,错的总是别人……在送与不送的关键时刻,理智战胜了情感,我终于狠了一回,我明显感觉到了孩子的失望。我是那么爱孩子,但为了孩子更好成长,我必须做回歹人,让她

好好长个记性。我别无选择,虽然内心有无限不忍。孩子回家后,兴冲冲地告诉我,她与同桌共用了语文书,向同学借用了三角尺,并没有挨老师批评。看来是我想多了,低估了她批评应变能力。我决定好好和孩子谈谈心。我告诉孩子不送东西过来的原因和良苦用心。孩子没有生气,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

随后的生活中,我发现孩子变了,依赖性降低了,遇事有见解了,没那么排斥他人的批评了……护犊是人之常情,可如果护得过头过度,就会成为对孩子的溺爱。溺爱是不利于孩子茁壮成长的。有时学会对孩子不良行为狠一点,其实是对她最好的爱。

对孩子“狠”一点 唐定伟

早上,床上,耳根似有滋滋的声音,非常清浅,非常绵远,谛听才能有感觉。起来开门,看见了天空,天空正在落雪。雪花如荠菜的花瓣,小巧灵动,在眼前横着飘拂了几下,最后才落地,一落地就看不见。母亲说,这是赤脚雪,不落脚。中午时分,雪花慢慢变大了,变重了。一个小时后,菜园里的蔬菜顶上落满了雪花。那些走动的狗,脊背上像是驮了块白色的纱布,黑狗变成了白狗。打电话问沪上的同学,市区下雪吧?回答说一样的天空,一样的情景。但只看到过程,看不到结果。我告诉我,我们这里的雪大,因为大,雪就白亮,雪就干净,像少女的眼神,晶莹、明亮。值得看,值得到外面去看。

那阳就心想,最好约好友李先生一起到外面去看雪,比如到海湾去,到芦苇荡里去;也想到了另一位女诗人,也想约了一起,去看看、听听、辨辨,女诗人眼中的雪,有什么不一样?打了两个电话,电话是通的,但没有人接,心里想大概也去看雪了。就此拿了只保温杯,注满茶水,自个儿出门,看雪去。

走了一段金海公路,看见车辙滚过的地方是黑色的,车辙未滚过的地方都是白色的,自是同道,就唤着它跟着我。那狗没有听懂,蹭完后转身,我估计要去呼朋唤友。这时,树枝上传来了麻雀的声音,我抬头望望,狗停下也看了一会儿,汪汪两声,而后急急地向前面奔跑。那脚步十分轻盈,路上却印着梅花印子,凹凸凸凸,

以只能跟着走,想不到后来成为上将,解放军总参谋长。翻过四川的雪山,终于走出甘南的草地,冲破天险腊子口,来到长征重要一站哈达铺——富饶的当归集散地,有些战士偷偷留下来,成了地主婆招女婿,刘统老师惋惜地说:都走了两万五千里,再走几步就到了陕北,却做了招女婿,什么眼光?猪八戒的想法。但坚持走到陕北的,都是精华。带队

伍就像搓面筋,挤掉的是粉,留下的是筋。一年半的课程结束了,但大部分同学不散,组个群,叫“未了群”,刘老师也喜欢热闹,这是清高的知识分子不屑的。

每年刘老师选一条线路,带着我们继续走,白天行走,晚上喝酒,解答提问。我们去过临夏马家军老巢,去过西路军最后决战地的旧乡镇,还去过张国焘另立“中央”的卓木碉会议原址,刘老师热情上前与老喇嘛打招呼:我们重走长征路来了。

我们去过福建长汀。瞿秋白在此被捕后,当年听过他宣讲的国民党第36师师长宋希濂钦佩他,特地给他安排了带小院的独立宅子,在此可看书读报、画花刻章,宋要求营长团每天轮流陪他喝酒,来访者纷纷求字、求画,捎带刻章。宋希濂还让他的医务官给他看病,医务官为瞿秋白的人品与坚强不屈所感动,蒋介石见瞿秋白坚贞不屈,决定

待不足和错误上,习惯于批评甚至责骂,出发点是让她吃一鳖长一智,忽略了些磕磕碰碰乃人生常态,适当吃亏碰壁更利于飞得更高更精彩。结果发现效果往往不佳,甚至有些适得其反,依赖性强,习惯于爸爸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遇事无主见,习惯于爸爸拿主意,甚至盲从爸爸意见。排斥反感外界批评意见,哪怕批评意见非常中肯。失败找理由,借口,不知反思反省自己,错的总是别人……在送与不送的关键时刻,理智战胜了情感,我终于狠了一回,我明显感觉到了孩子的失望。我是那么爱孩子,但为了孩子更好成长,我必须做回歹人,让她

好好长个记性。我别无选择,虽然内心有无限不忍。孩子回家后,兴冲冲地告诉我,她与同桌共用了语文书,向同学借用了三角尺,并没有挨老师批评。看来是我想多了,低估了她批评应变能力。我决定好好和孩子谈谈心。我告诉孩子不送东西过来的原因和良苦用心。孩子没有生气,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

随后的生活中,我发现孩子变了,依赖性降低了,遇事有见解了,没那么排斥他人的批评了……护犊是人之常情,可如果护得过头过度,就会成为对孩子的溺爱。溺爱是不利于孩子茁壮成长的。有时学会对孩子不良行为狠一点,其实是对她最好的爱。

对孩子“狠”一点 唐定伟

早上,床上,耳根似有滋滋的声音,非常清浅,非常绵远,谛听才能有感觉。起来开门,看见了天空,天空正在落雪。雪花如荠菜的花瓣,小巧灵动,在眼前横着飘拂了几下,最后才落地,一落地就看不见。母亲说,这是赤脚雪,不落脚。中午时分,雪花慢慢变大了,变重了。一个小时后,菜园里的蔬菜顶上落满了雪花。那些走动的狗,脊背上像是驮了块白色的纱布,黑狗变成了白狗。打电话问沪上的同学,市区下雪吧?回答说一样的天空,一样的情景。但只看到过程,看不到结果。我告诉我,我们这里的雪大,因为大,雪就白亮,雪就干净,像少女的眼神,晶莹、明亮。值得看,值得到外面去看。

那阳就心想,最好约好友李先生一起到外面去看雪,比如到海湾去,到芦苇荡里去;也想到了另一位女诗人,也想约了一起,去看看、听听、辨辨,女诗人眼中的雪,有什么不一样?打了两个电话,电话是通的,但没有人接,心里想大概也去看雪了。就此拿了只保温杯,注满茶水,自个儿出门,看雪去。

走了一段金海公路,看见车辙滚过的地方是黑色的,车辙未滚过的地方都是白色的,自是同道,就唤着它跟着我。那狗没有听懂,蹭完后转身,我估计要去呼朋唤友。这时,树枝上传来了麻雀的声音,我抬头望望,狗停下也看了一会儿,汪汪两声,而后急急地向前面奔跑。那脚步十分轻盈,路上却印着梅花印子,凹凸凸凸,

以只能跟着走,想不到后来成为上将,解放军总参谋长。翻过四川的雪山,终于走出甘南的草地,冲破天险腊子口,来到长征重要一站哈达铺——富饶的当归集散地,有些战士偷偷留下来,成了地主婆招女婿,刘统老师惋惜地说:都走了两万五千里,再走几步就到了陕北,却做了招女婿,什么眼光?猪八戒的想法。但坚持走到陕北的,都是精华。带队

伍就像搓面筋,挤掉的是粉,留下的是筋。一年半的课程结束了,但大部分同学不散,组个群,叫“未了群”,刘老师也喜欢热闹,这是清高的知识分子不屑的。

# 年味儿

牛斌

从什么时候开始寻找“年味儿”的呢?整个正月里,这种浓浓的触感似乎无所不在。它守望在苍茫的原野,接踵于闹市的街巷,融化了冰封的河流,聆听着祈福的钟鸣,在失去和憧憬之间,寻找的脚步从未停歇过。“年味儿”藏在一副副春联里。年少时,我常常围着村里的教书先生看他“灯前小草写桃符”,红底黑字,墨香的余味还在字间流转。至于怎么贴,那也是有讲究的。院子里三人合抱的香樟树上写的是“出门见喜”,灶头两侧写的是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,磐石般的骡槽上写的是“日行千里,夜行八百”,书房的门前种了两株风信子:“花香不在多,室雅何须大”。母亲用面疙瘩熬好一盆糍糊,这些春联有着各自的宿命,靠着面糊的香味托起这个家。

书房被打扫得一尘不染,只有书是旧的。随手翻开一本,《青年文摘》已经追溯到1998年的第3期,封面是一只啄木鸟站在枯墩上张望。在时间长河里,它依旧保持着追寻的姿势。而在其中我还找到一本黄易的《覆雨翻云》,粗糙的纸张已经微微发黄,散发着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。

整个春节,我逢“集”必赶。如果说老宅的年味儿是“静”,那集市一定是热闹非凡的“动”:那一擦擦五彩的孔明灯,我想起祖父给我讲的故事,从救赎到祈福,一盏灯就是一个遥远的梦。穿过五彩缤纷的果糖铺和油滋滋的煎包铺,鱼市和肉市里熙熙攘攘。这才是过年的样子,半头羊用铁钩挂着,一块猪后腿荡来荡去,屠夫叼着烟,满脸笑意,左手一把锋利的剔骨刀,右手是锃亮的磨刀棒,你只消用手一指,他左右手“噌噌噌”三声,刀锋轻轻一划,一块肥瘦相间的鲜肉就垂落下来。再往里,是散落的农贸市场,这里多数是邻近的村民,叫卖着自己种的白菜、萝卜、土豆等,也有一顶顶鲜嫩的蘑菇,像层峦叠嶂的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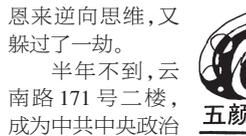
在寻找之旅中,鞭炮是诸多年味儿的“前奏”。饭前要放鞭炮,这是寓意,谁家的炮响的时间最长,就说明这户人家来年最兴旺。我多数是爬上河边的杨树,将长长的炮尾挂在树杈上,再拖着炮腰下来,点上一根烟,弹落燃尽的烟灰,烟头往引火线一送,转过身,身后就传来“噼里啪啦”的欢快声……

饭后,叔父们去打牌,姨娘们和面生火,我们也自有去处——打陀螺。村子正中有个大鱼塘,每年冬天都会结上一层厚厚的冰,引来了不少大人小孩在上面滑冰、打陀螺。小时候,我还曾掉进冰窟窿里,那天也是除夕,我穿了崭新的棉袄,怕挨打,不敢回家。跑到骡圈里,祖父引了一堆柴火,帮我烤了一下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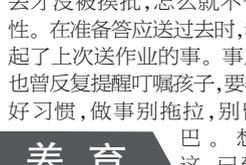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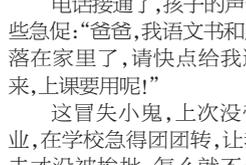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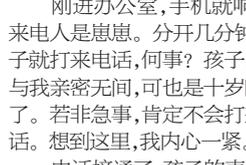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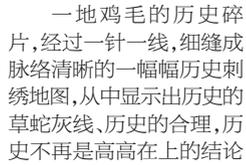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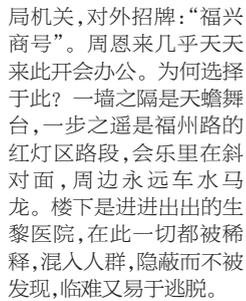
冰面在阳光下晶莹剔透,这是另一种“年味儿”:清冽、梦幻。小鞭子只要轻轻一挥,旋转的陀螺就创造出新的世界来,倒映的村落时而聚散,时而交融,在一朵朵“陀螺花”中绽放、收拢。

归途中这种寻找渐行渐远了。绿皮火车的车厢里嘈杂而温馨,交织的平原方言还剩下异常亲切的“余味”。“咣咣当当”地漂泊一夜,火车很慢,站台很多,人生且短。过了南京,黎明隐隐到在,透过雾蒙蒙的车窗,峻岭、河流以及广袤的梯田穿梭或者静止,这样的场景像一帧帧时光的剪影,生生不息,缓缓流逝。

故乡在后,梦想在前。像那只在时间的长河里张望的啄木鸟,在集市里年复一年的果糖铺子,在冰面上旋转的陀螺,它们散发着十足的“年味儿”,宁静、祥和、安康。



五颜六色



# 橡胶轮胎的发明

历史上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创举,尤其是在陆路交通上发挥出的巨大作用,至今无可替代;至于它的发明者,无论在轮胎问世之前和之后,也一定毕其一生,既付出又收获着,生活得十分充实。

有时看到负载着沉沉重压的轮胎在坎坷的路面上滚动时,不由得产生一种好苦好累的感觉。可再一想,一旦车辆中的一条轮胎因为受到锐物的侵袭或其他原因漏尽了气,干干瘪瘪地停滞在路途中,或被拆卸后搁置在某个角落里,那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哀。还是重新充实、重新转动才有意义,